

俄國文學史畧



第一章 緒言

俄國的文學和先進的英國、德國及法國及其他各國的文學比較起來，確是一個很年輕的後進；然而她的精神却是非常老成，她的內容却是非常豐富。她的全部的繁盛的歷史至今僅有一世紀，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燦耀着，幾欲掩蔽一切同時代的文學之星，而使之闐然無光。

半世紀以前，俄國的文學，絕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但隔了不久，她的一切文藝作品，已如東流的急湍，以排山倒海之勢，被介紹到英、法、德及至其他先進國的文字裏去了。她的崇拜者白魯乃狄（Ferdinand Brunetiere）曾說，有一個時期，如果看見一個法國人手裏拿了一本常常遇見的黃色封面的書，便可以很確實的決定這是一本俄國一個大小說家所著的小說。在英美二國，其盛況雖沒有到這樣地步，而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諸人的著作，也到處都有人崇拜。在日本，則『俄國文學熱』到現在還沒有退。在最近的中國，她的作品之引人注意，也比任何國的文學都甚些。

俄國文學所以有這種急驟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摯的與人道的精神，使她墾發

了許多永未經前人蹈到過的文學園地，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

在下面，先把俄國的地勢，人種，言語及歷史的大略說一下，然後再進一步而敘述她的文學的發達史。

地勢

我們一看歐洲的地圖，便可以完全明白俄國的地勢。她占有歐洲東部的一塊大平原；東至烏拉山，南至高加索，全境幾全爲低原或平原。她的北方是澤地，澤地以南是大森林，再南是一塊極大的農業的平原，最南是草原。她近海的地方極少，但國內河流極多，伏爾加（Volga）河是歐洲最長的一條河。她的城市，在文學及歷史最著名的有基輔（Kiev）、諾夫格洛（Novgorod）、莫斯科（Moscow）及彼特格拉（Petrograd）等地。她的人民，以農夫占大多數。

人種

俄國的人種原是斯拉夫（Slav）族，後來又與斯坎德那維亞人（Scandinavians）及芬蘭族（Finnish）混合。因爲俄國的地位在歐洲東部，正當歐洲與亞洲之衝，所以她同時受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的很強烈影響。十三世紀時，韃靼族以疾風驟雨之勢侵入俄國，占領她的肥沃的土地至數世紀之久。自然，這個事實，對於俄國的習俗與文字，不免留有多少影響；但在民

族性上，其影響却極少。到今日俄國人還純粹是斯拉夫人，保持一切斯拉夫民族的特性。

俄國人因受特殊的氣候，土地的狀況，以及數千百年的生活狀況的支配，其性情自有一種特別的所在。俄國人之服從與忠實，是久著稱於世的。他們的思想敏銳而有急智，極喜歡辯難討論。他們的天性是宗教的，而且大部分是相信定命論的。他們很會忍耐，能受長期的痛苦而不爲屈。他們同情心極盛，愛同類，且愛一切生物。他們又是很坦白，很堅定的。不過他們也有許多壞處；他們很富情性，易趨於極端，沉思於空想而不易見於實行，且缺乏獨立的氣概。龔察洛夫所描寫的阿蒲羅莫夫（Oblomov）與屠格涅夫所描寫的路丁（Rudin）便是大多數俄人的代表。在其他各作家的文字裏，俄國人也極真切的被表現出來，我們讀她的文學，便可以明瞭她的靈魂了。

語二 斯拉夫族在最初的時候是同說一種方言的。俄國人，波蘭人，捷克人，塞爾比亞人及巴爾幹人的語言，在根本上都是同樣的。後來因爲外國語的加入與文法組織的完密，他們的言語便漸漸變異起來。單講俄國語已有三種大別：一，小俄語，說此語者約有三百萬人，都在南部及西南部烏克蘭一帶。二，白俄語，說此語者約有八百萬人，都在西北部一帶。三，大俄語，此爲俄國

最通行的正統語言，一切文字及文學上所用的，大概皆爲此種語言；說此語者共有八千萬人。不過這幾種語言的根源都還是相同的。其相異的程度正如西班牙文之與葡萄牙文，或挪威、丹麥文之與瑞典文。

斯拉夫各民族，都各有他們的文學，便是小俄與白俄也自有他們的文學與民歌。我們現在所講的則限於用大俄文寫的一切文學，不涉及小俄及白俄。因爲俄國的重要文學作品差不多都是用大俄文寫的。

俄國的文字是發表一切思想與情感的最好利器。屠格涅夫在他病榻所說的最後的話之一，便是勸俄國作家，努力保存他們的『寶貴的遺產——俄國文字』的純潔。羅門諾沙夫 (Ломоносов) 則以爲俄國的文字極爲偉大，『其活潑如法文，其剛健如德文，其秀逸如意文，其豐富雄壯如希臘拉丁文。』作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一書的克格巴特金 (Кропоткин) 也極力稱許俄國文字，他以爲用俄國文字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最能保有原文的特點。

在別一方面，俄國文字又是極通俗的，普希金、歌郭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諸人的文學作品

幾乎爲最大多數的人民所領悟。俄文的名著，都是幾千百萬部的流傳在鄉村之間。當一八八七年普希金全集十大冊出版時，其銷數在十萬以上，其零冊的詩集及小說集的銷數尙不算在內。其他如歌郭里，屠格涅夫，龔察洛夫等的十二冊的全集也從書販的手裏，流傳到極僻遠之鄉地，每年各銷至二十萬部以上。從這個例子裏，用以看出俄文的通俗程度，同時，並可看出俄國人民是怎樣的嗜好文學。

第二章 啓源

民間傳說與史詩

俄國文學在啓源時代的最初，也同別的許多國一樣，包含有不少的口頭傳述的民衆作品。這種作品，一代一代傳下來，最後才寫在紙上，搜集起來付印。他們的種類很多，有的是歌謠，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詩；他們的來源也很久，有一部分是詩歌與民間故事，在阿利安時代便已傳述歌唱着。還有一部分是從蒙古與土耳其及其他東方諸國傳來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爲依鄂太子遠征記的史詩。這個史詩的產生約在十二世紀末或十三世紀初。牠的結構融成一片，內容充滿着詩的美感，顯然是出於一個作家之手。牠所敘的是發生於一一八五年的實事。基輔的太子依鄂 (Igor) 帶了兵去征伐占據俄國東南部的波洛溪 (Polovetsi) 族。他在路上，遇到種種的惡兆，太陽黑暗了，把影子照在俄國的軍隊上面，許多的動物也給他各種的警告。但是依鄂不顧，他叫道：『兄弟們與朋友們！我們與其做波洛溪的囚徒毋寧死！』於是他們與波洛夫溪族接觸，大戰了一次。戰時，一切自然界如鷹與狼與狐等等都參與在場中，結果，則俄軍大敗，依鄂被敵人擒去。後來，他又從敵人那裏脫逃回去，一路上溪流發言，山鳥

示塗，得到自然界的幫助不少。

像這一類的史詩，在那些詩歌流傳的還有不少，惜能够傳到現在的，只贖有這一篇了。

史記 史詩以外，俄國的史記，也是很可寶貴的古代文學。如基輔。如諾夫格洛（Novgorod）如柏加夫（Pskov）及其他各地，在十至十二世紀時都有他的很好的史記。這些史記不僅僅是記載乾枯無味的史事，敘述的裏面還帶有不少的理想與詩的美，尤其是基輔史記（Nestor's Annals）至今還是一部很好的名作。諾夫格洛的史記稍感乾枯，但當敘述戰事的地方，作者筆端也蘊有很豐富的熱情。柏加夫的史記，則滿含有民治的精神與活潑的描寫。作這些史記的人，實都是很好的歷史家，很受希臘的範式的感化的。

黑暗時代

一二二三年蒙古族的西侵，把俄國的少年文化完全破壞了。那時繁盛的爲知識中心的都市，如基輔之屬，都已荒蕪不堪，被逐出於俄國史書以外者至二世紀之久。繼蒙古族之後，又有土耳其族侵入俄國南部巴爾幹半島。一切俄國人的生活，都起了很深沈的變化。教會的權力，漸漸的漲大起來，莫斯科漸漸代替基輔諸地，成了宗教與文化的中心。帝王的

權力，奴隸的制度都起於此時。一切地方的獨立精神完全崩壞。教會的影響極大，教士們宣言莫斯科爲君士坦丁堡之後繼，爲『第三羅馬』。他們爲保持勢力之故，極力阻止臘丁教會的權力，以及西歐文化的傳入。

這種情形，與俄國以後的人民生活及文學的發展有極深的影響。蒙古族的壓制，雖不久即移去，而繼其後的帝王與教會之專橫，却也不下於異族。自此俄國的社會便罩上了一層灰色的慘雲，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時，才被掃蕩開去。

青年的活潑的史詩精神，已不復見。憂愁悲慘的情調遂成爲此後俄國文學及民間傳說的特質了。

改革的曙光

第一本俄文的聖經於一五八〇年時在波蘭出版。幾年以後，莫斯科便也有了一個印刷局。

這時，基輔已由長久的沈睡裏，復蘇生而爲文藝的中心，並設立了一個大學。後來，莫斯科因爲修訂聖書之故，大招致基輔的文人，基輔的文化，又移於莫斯科。當時最著名的文人有波洛慈

基 (Simon Polotsky)。他作宗教劇與宗教史，又作好些詩歌。批評家稱之爲俄國第一詩人。他的浪子也是俄國的第一劇本。

自此至十七世紀末，都無大作家產生。直到彼得第一大改革時，俄國文學才漸漸的有生氣起來。

在彼得改革以前，有兩個很重要的作家產生；一個是高托欣 (Kotoshikhin, 1630-1667) 他是一個歷史家，從莫斯科跑到瑞典，做了一部俄國史，痛言俄國有改革的必要。當時沒有什麼人注意，直到十九世紀，他的書才被人發現。一個是克利森 (Kryzhanich)，他是南俄人，一六五九年被招至莫斯科修訂聖經，做了一部很重要的書，指陳俄國有澈底改造的必要。二年後，他被流放到西比利亞，後來死在那里。

彼得的努力，則與他們不同，在實行而不在批評。彼得承認文學的重要；他覺得那時俄國所爲的文字，與人民所用的口語已大有不同，於是他便創造了一種新的更簡單的字母，使言文合而爲一。這種字母便是現在所用的。但是他對於文學，完全以實用的眼光看待牠，所以當他的時

代，真正的文學運動還不能發生。

羅門索諾夫

在實際上，爲俄國文學的彼得第一，給後來以極大的影響者，則爲羅門



Lomonosov (1711—1755)

諾索夫(Lomonosov, 1711—1755)羅門諾索

夫生於白海邊一個小村裏，他的家庭以漁爲生。他離了家庭，步行到莫斯科一個教會學校裏讀書。後來又步行到基輔。當時，聖彼得堡科學院要莫斯科神學院選出十二個生徒，資送到外國去留學。羅門諾索夫被選爲十二人中的一個。他到德國學自然科學。一七四一年回國，被任爲科學院的院員。依利沙白女皇時，他

極力主張莫斯科大學有成立的必要。此大學遂於一七五五年落成。後來因爲政治的關係，被加

德隣二世(Catherine II)所嫉視。

普希金 (Pushkin) 說：『羅門諾索夫 他自己是一個大學校。』這句話是實在的。羅門諾索夫 除了是詩人以外，還是一位很好的哲學家，化學家，地理學家，天文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算學家等等；而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功績尤為偉大。他掃去一切外國文字的糟粕，發揮俄國文字的本色。他改訂國語，以莫斯科方言為文言的標準，並作『俄國文法』以示其準的。

與羅門諾索夫同時代的作家，還有幾個要舉出來的。甘底麥 (Kantemir, 1709-1744) 是俄國的貴族，曾做過駐英的大使；他的諷刺詩很著名。脫里狄加夫斯基 (Tretjakovsky, 1703-1769) 是一個牧師的兒子，從家庭裏逃出來，步行到各處游學。他對於詩韻的訂正，極有成績。泰狄契夫 (Tatischev, 1686-1750) 是很有名的一個歷史家；他第一次發見古代史記的價值。修麥洛加夫 (Sumarokov, 1717-1777) 以善作戲曲及諷刺詩著名，批評家稱之為俄國的藍森 (Racine)。

加德隣二世

加德隣二世的時代 (1762-1796) 是俄國文學由黑土中長出綠芽的時代；打破了以前的沉悶空氣，引進法國文藝的曙光。雖然當時作家摹倣法國偽擬古主義

(Pseudoclassical) 太過，而一部分已開始從俄國的實際生活裏掘取文藝的材料了。加德隣自己，與法國的哲學家極接近。福祿特爾及盧騷的學說，流傳於多數人的口中。她自己也作了喜劇



Fonwisin (1745—1792)

數種，並創刊一種月報。當時的文壇，頗極興盛之概。文學院也成立起來，派台科瓦公主 (Vorontsova-Dashkova, 1743—1819) 做院長。台科瓦公主極熱心的幫助這個文學院，助他們編成了一部俄國字典。當時著名的作家極多。白格達諾契 (Bogdanovich, 1743—1803) 的寓意詩，輕妙幽秀，方

委真 (Fonwjin, 1745—1792) 的戲曲真摯感人。他的『旅團長』『未成年者』二劇，樹純俄國式的喜劇的標本。詩人梅加夫 (Maikov) 以寫國民性格見長，引文學與日常生活接近。第一哲學

家諾威加夫 (Novikov, 1742—1818) 的作品富有平等博愛的精神。陶澤夫 與拉特契夫 尤爲諸文人中的傑出者。陶澤文 (Derzhavin, 1743—1816) 是偽擬古主義的最大的作家。他的著作，雖



Devshawin (1743—1816)

中偽擬古主義的毒，而詩的真美，仍不時流露。他的神一詩，批評家譽之爲『前無古人』。拉特契夫 (Radischev, 1749—1802) 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犧牲者。早年被派到德國去留學。一七九四年，他回到俄國，出版了一部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這部書裏，他敘述他的感想，民間生活，與道德及哲學上的各種討論，尤其注重的是奴制的殘忍，法庭的不法與政府的惡劣。加德隣二世此時，震於法國的大革命，已覺到自由思想的危險，遂力反以前的放任主張，立刻命將這部書毀板，並把拉特契夫流逐到西比利亞的最東部。一八

○一年，拉特契夫被赦回國，但他見俄國政治無改革的希望，赦回後即自殺而死。

十九世紀的初年

十九世紀是俄國文學史上的最燦爛的時期。這種文學的光

明乃是以前的數百年所蘊蓄而未能照射

出來的。爲十九世紀新文學開端最大的作

家，是普希金（Pushkin）。在普希金以前，有

兩個很重要的作家必須舉出，這二人便是

歷史家卡倫辛（Karamzin）及詩人助

加夫斯基（Zhukovsky）。

卡倫辛（Karamzin, 1766—1826）的

俄國史，於當時及後來的影響都極大。這部

書共有八大冊，出版後二十五日，初版三千部即已售盡。但他不僅是大歷史家，且是一個很偉大

的小說家。他的國外通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Abroad）的勢力，幾乎較他的史



Karamzin (1766—1826)

書爲尤大。他在這部書裏，想把歐洲的思想，哲學與政治生活的情形傳布於民衆。卡倫辛的小說，都是感傷的浪漫主義 (Sentimental romanticism) 的作品。這種作品正是當時所需要的，因

爲這是僞擬古派的有力的反動。在卡倫辛的許

多小說裏，最感動人的是可憐的麗莎 (Poor

Liza, 1792) 一書。他敘一個不幸的農家女郎，受

一貴族的誘惑，後此貴族又棄之不顧。女郎遂悲

憤自沉於池。這部書的描寫，並不甚真實，女郎所

說的話極文雅，不像一農女。但當這書出版時，竟

引起時人的狂熱。書中所指的女郎自沈之池，竟

有許多富於感情的莫斯科少年跑到那里去憑

弔她。對於弱者與農人的同情，爲後來俄國文藝的重要特質之一，而在卡倫辛之時已見其端了。

助加夫斯基 (Zhukovsky, 1783—1852) 是一個純正的浪漫派詩人。他自己的作品不多。



Zhukovsky (1783—1852)

他的大工績乃在引進英德及其他各地的詩歌到俄國的文壇，打破以前的寡陋的法國崇拜的風尚。他譯了席勞 (Schiller)，烏蘭 (Uhland)，亨特 (Herder)，擺倫 (Byron)，慕爾 (Thomas Moore) 及其他詩人的作品，又譯荷馬的亞特賽 (Odyssey)，印度的詩歌，及西方斯拉夫的民



Ryleev (1796—1826)

歌。他的譯文極美麗，但不是直譯的，譯文裏滲透了不少的助加夫斯基的分子進去。他自己的詩也很好，但他祇向好處寫去，缺乏反抗的自由精神。最富於這種反抗精神的是「十二月黨」的詩人李列夫 (Ryleev)。

十二月黨 十二月黨的舉事，(The

Decembrists) 是十九世紀初俄國的一件於政

治與文學都很有影響事。拿破崙戰爭時，俄國有許多官吏軍人逃到西歐去。他們飽吸着西歐的自由空氣，等到回國時看見本國政治的黑暗，與當局者的壓制，便忍不住要起一種改革的運動。